

道德真經解

經名：道德真經解。宋陳象古解。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原文不分章，今據通行本補。

道德真經解序

道本真淳，理貴清淨。民興情欲，巧偽萬端。全生不能，救死不暇。太上愍於苦趣，為著真文，以謂道非己生，百姓咸有，惑於障蔽，遂失自然。故顯教丁寧，立言親密，還淳反樸，皇在人心，分章設名，乃昔前訓。夫道包於德，德和於道，強名不德，妙用一同，以理究觀，何有分別。今以太上老君五千言為標題，庶幾完其旨意。理深義奧，要在發明，若或膠柱不通，恐誤研精覃思，輒存解說，聊視管窺。

時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初五日陳象古序。

道德真經解卷上

丞議郎陳象古解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謂衆人之所知者也。可名謂衆人之所見者也。雖可知可見，未能盡道之妙理也，故衆人常道者，非所謂道也，衆人常名者，非所謂名也。道則淵乎其無名，名則紛乎其非道，皆強名之為道為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母，喻也，義取其始生也。天地之始，恍惚無名，既有其名，因萬物之生於天地之間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無欲觀妙，本極始也。有欲觀徼，明其終也。欲因物而生，物盡欲極，則至於無為矣。徼，邊際也。欲及乎邊際，極而無所更往也。必有還淳反樸之理，與妙何以異哉。故無欲觀妙，有欲觀徼也，一而已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因無欲而知道之妙，因有欲而知道之徼，豈非同出之旨哉。

同謂之玄。

玄者，深微之義也，悟之在心。聖人知道之始終，覺道之用捨。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其要，非元而何。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非淺近之義也。非常道，非常名，其理至深，不易窺測，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非一而已，施之於治天下，施之於治國，施之於治家，施之於治身，其妙皆如是而已矣。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夫厭於梁肉者，不顧羹藜唶糗之味；被於純綿者，不愛羔裘牛衣之溫。殊不知寒者利祖褐，饑者甘糟糠，其要在飽煖而已。故美生於惡，惡生於美，善生於不善，不善生於善，皆由心存其好惡者也。有是心者，必有是事。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以其心存於美惡，故利害不齊之如是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不自有所為，不自繁其言教，道大自自然，物亦順之，譬如四時運行而萬物由之以生焉。

萬物作而不辭，

默隨玄化，不言而喻。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有則志淺，恃則任狹，居則不廣。以道之大如是而處之，豈道之要妙乎。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既不可居，又不可去。去則寂滅，其教將何以興哉。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者，分別之所稱也。尚者，上也。使賢者為上，不肖者為下，故上者驕而處位，下者畏而處困。以是自高企望之心，無能已也。富貴之無厭，貧賤之不足，觸類而長，紛紛然哉，民安得不爭乎？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盜因欲心使然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尚賢貴貨，見可欲也。不爭不盜，故心不亂矣。

是以聖人之治，

教自己為始也。

虛其心，

道所依也。

實其腹，

以養其身為教之本也。

弱其志，

身常若不及也。

強其骨。

身之所立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無知，不任其智也；無欲，不強其愛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知者自任其智，知尚賢之跡，見難得之貨。民既無爭心，又無盜意，智者自知無所施其勇，故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道本無為，自然清靜，豈不治之可言哉。

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沖，和也。道有沖和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測度準量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作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因沖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宗。物性有剛柔遲速顏色聲音之不齊，其所稟之分皆出自然，大則山川，小則草木，亦有沖和之氣，其用一也。

挫其銳，

不妄動也。

解其紛，

動而有理也。

和其光，

不自明也。

同其塵，

渾其跡也。

湛兮似或存。

無中之有，有中之無故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子者本於有生也，不可以定名，故曰不知誰子。帝之先謂始之以虛無終之亦以虛無故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大仁不仁，故曰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也。芻，草也，有性焉；狗，畜也，有性焉，皆有道而無知之物也。性則道之始也，情則道之終也。道在乎始終

而悉不達於通變，故以萬百之數言之，又以芻狗之賤比之。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言其無心於涵容而無不容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言其無隔礙之至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知者貴默，故多言數窮。默識內明故貴於守中也。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喻也。神，陰陽不測者也。谷體雖小，可以喻太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其微若神，故曰谷神。死者，寂滅之謂也。神用若此，應用不窮，若存不見，安有死之道哉。玄牝則幽深不自滿假耳。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根，本也。天地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本於玄牝之道至大至廣，不可以測度矣。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不絕之謂也。若存，則神用不可見也。用之不勤，則自然之道無心於有為之跡矣。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沖而用之，不自生於萬物，故至大不耗，至和不虧，所以形全而道妙，安得不長久乎？安得不長生乎？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不自任於事，不自專於己，有若無，實若虛，保守元微，符合於道，是以身常先而又身常存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私，道也。萬物因天地之涵容而不失沖和之氣，豈非道之所貴哉？故能成其私。

八章

上善若水，

水之為性，不好清淨，不惡穢濁，其流行也必盈科而後進，其明未嘗蔽，其潤未嘗虧，則水之性，道之自然也，故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善利，潤下之功也。不爭處惡，物莫能先之。

居善地，
水積之地無不善也。

心善淵，
水積之處，內含清明，無不深沉也。

與善仁，
水流之處，物得以生，無有害也。

言善信，
水潤所及，無虛妄也。

政善治，
水力所行，無不滋益而順物理也。

事善能，
流行赴百仞之谿而不懼，激之過顛而不弱。

動善時。
逢央則流，遇防則止。因風則漂，當寒則冰。

夫唯不爭，故無尤。
以其上善，故不可以求其過失矣。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失在持也。持之則有為也，有其有而自守不傾失者，不如無其有而拾持守之跡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而銳之，亦自用以就其利，必有窮竭之時，豈長久可保之道哉。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取喻以發明上義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盈與銳之所致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則自然不逆其道也，名遂則物各得其冲和之理也，身退則不自有其功名者也。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道貴守真養素者也，魄則有象而不亂，一則有用而至純，故曰營魄抱一。離則不成道，乃為二。今言能無離乎，是教之不可以有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氣為動用之先，柔為剛強之本，專氣致柔，所保玄妙也。嬰兒未有善惡之情，取捨之智，故又教之以不可不如嬰兒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滌如水之濯也，除如掃糞穢也，玄覽於是可全矣。無疵，玄覽之要妙，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疵瑕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使百姓謂我自然，是無為之至也，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為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氣清淨光明者也。隨物應時，開闔之道不形於言，藏德不止，豈非雌乎？藏德則應用不屈。《素問》曰：藏德不止，故不下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明白四達，不可掩蔽於物，則無不見也，無不聞也。外鑒其形，內照其理，默而識之，不用家至戶曉，紛紛其說矣。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則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育則養之以沖和之氣，得遂其自然生死也。育之之功，治天下之所有也。萬物生之以奉己而不以為有，故亦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矣。玄德運之在心，不彰於外是也。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轂喻道之始也。當無為用道之終也。輻轂自相維持，無所容也，因輻轂而有用，運載不窮，利之廣也，是用在於無灼然矣。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此皆不自居其功，故前文曰沖而用之或不盈。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利則止於事也，用則順於道也。唯道虛無深微不可見，故曰無之以為用。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貪惑嗜好，故取病如是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動之過也，飄揚不能靜，故狂發於內矣。

難得之貨使人行妨。

貪愛所生，忽於義取，故其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為腹則實其腹也，內藏其明者也。不為目則防其外境之侵鑠我也。彼外也，此內也，是聖人之所取捨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

寵辱之來，哀樂之情必生於內，未有不動者，故曰若驚。

貴大患若身。

以大患生貴重者，莫若於身，因身而有患故也。

何謂寵辱？寵為下，

辱則由於內也，忍而屈人之下，道之要也。寵則假於外也，因人而成，其求不已，故為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是生於心者明矣。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身者，萬事之所叢。知所叢則不足恃其有也，不恃其有，則以道為身之妙用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恃貴有己而為天下，非寄天下之要也。恃愛有己而為天下，非託天下之要也。故不自大其貴，不自厚其愛，以其不能長且久故也，故曰若可寄若可託。言若則不可寄不可託之義也。]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皆強名之也。以其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也。

此三者不可致請，故混而為一。

視之不可見其形，聽之不可聞其聲，搏之不可得其實，其旨不二，義不可離，故曰混而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皦，明白之稱也。昧，隱暗之稱也。不皦謂道行於己，不自明其功也。不昧謂道施於物，不可隱蔽於其理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惚恍不可定名，與夷與希與微何有異哉。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不可致詰，故如是。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古之道，上文所載者是也。道則一也，無古與今，今之所為，雖與古異，豈容捨古之道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知物之本沖於道也，自古始若此。紀者，理之用也。知其古始，通其物理，道之妙也。

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探不可識。

守道抱一，非衆人之所知，故能微妙玄通，不可容易以識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顯教示信，若不強為之容，則恐來者不可學之。

豫若冬涉川，

豫，悅豫也。冬水定而無漂衝也#1虞，故悅豫如冬涉川，心安利往也。

猶若畏四鄰，

猶，言也。言若畏四鄰，則左右前後無不從於道也。四鄰近於己，言必聞之，故若畏也。

儼若客，

欽其道之用也。

渙若冰將釋，

將，大也。道施不吝，期於必行，所以渙散及物，如冰之大釋也。

敦兮其若樸，

樸則純和未散之時也。敦，厚也。厚則不澆薄，故如樸。

曠兮其若谷，

曠，虛之義也。谷，幽深而有容故也。

渾兮其若濁。

不自分別能否善惡，若水之未清故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濁不能久，靜之則濁者澄而清生。安不可極，久而必動，動則事理叢出。皆自然之理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滿假之謂也。志自滿假，道隨而污，故不可盈。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古人行道，其弊不生。今人若能如古，豈有新成之弊哉，恐其奉道之不至也。欲無弊者，其要在於不自盈而已。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

致，至也。篤，厚也。虛極，道之本也。虛極無有，恐流於薄，故必守之以靜篤，此造道之妙旨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物極則復，復者自靜，故可以觀萬物復生於微。萬物雖多，安能離吾之道哉。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芸芸，衆多不齊也。根，本也。各復歸其根至於極者，皆如是而已。

歸根曰靜，

本自清靜，因物有遷也。

靜曰復命，

命所察賦者也。

復命曰常，

察賦各有定分，非常而何哉。

知常曰明。

明見道之用，理之頭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常則逆物理而亂其道之妙，非凶而何哉。

知常容，

安於本理，不復爭競，何有而不能容乎。

容乃公，

公者，不亂其物理，不私其己意，故能容。容者，至公之所在也。

公乃王，

王者尊崇，治天下之廣，當如道而已。

王乃天，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唯王者堪之。

天乃道，

符合於天，則道無不備於動靜之間矣。

道乃久，

道之為用，無有窮已之時也。

歿身不殆。

止於一身者，在各能行其道者也，故身雖投而道未常投也。身因道在，死而不亡，故曰不殆。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淳和無為之時也，知者隨萬物以生。下其知者，各正性命，品物流形，正假強治，故曰下知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情欲相生之時也，非教化則日有以亂，故親之欲其奉己，譽之欲其從己也

。

其次，畏而侮之。

法令興行之時也，有畏在下之事也，有侮在上之事也。畏者避罪，侮者失正，非刑戮則不可以齊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情偽既生，各懷愛惡，信必不足，是以不信隨之。

猶其貴言。

言者不知，知者必默。信之不足者，其在貴言之喋喋乎。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功成者，萬物得以順成其性。事遂者，萬物得以盡適其理。由下知有之，微妙玄通之所致也，故曰謂我自然。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情欲競生，是非淆亂之時也。仁義智慧，孝慈忠臣，強名之也，皆因情偽而起。情偽已萌，不得不如是也，故聖人保真養素，靜以鎮之，還淳反樸，以援天下之失道者。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棄，不用之義也。利百倍，則知止知足之所致也，百倍言其多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若只言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則義不盡而文不足也。屬為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三事也，以此絕棄，屬彼三事，義彰而道存矣。

見素抱樸，少思寡欲。

絕棄之幾要也。

二十章

絕學無憂。

世俗所知者，得遂其愛樂。其不知者，仰慕而學之。故欲心願止而不能，所以生憂多矣。絕學無為，然後可以全其道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則云為不窮，絕學則清靜自足，如是則不如絕學也。故唯與阿，善與惡

，同歸於一，強分別於其間者，則非也。唯阿其喻也哉。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所畏者，憂也。憂則損耗天真，故不可以不畏憂也。

荒兮其未央哉。

荒者，未治之謂也。央，盡也。未治則未能盡其理、達其道，此所以歎之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此因學而遂其愛樂之至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畏憂而無為，如未萌知識之時。嬰兒無知無欲，孩則情欲已生，故喻以未孩矣。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厚重之貌。守真抱樸，滿而不盈，豈非厚重之然哉。若無所歸，衆人之所不能見度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有餘，自盈滿者也。恃學而然，遺則常若不足，道之所貴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大愚不愚，其心至純，故曰純純兮。

俗人昭昭，

自明也。

我獨昏昏；

藏其明也。

俗人察察，

自恃能為，不貴寬恕。

我獨悶悶。

無所用其能智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若則不可定求之謂也。以其不可定求，故似無所止。

衆人皆有以，

以，用也，言學成而無不求其用者也。我獨頑似鄙。內藏其用，人莫易知，外視不能，故頑似鄙。

我獨異於人，

不同衆人之所學故也。

而貴求食於母。

求食則實其腹之謂也。於母則取義始生之道也。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德，上德也。容者，無所不含容也。從則不逆之至也。德之包含不離於道，非德薄之所能然也。

道之為物，唯恍與惚。

恍惚，不可定名之謂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此為道之要妙，非孔德者莫能知之。象也，物元精也，雖似有成，亦不可以定名者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以其精微不妄，故能取信於人。所以唯道是從者，信之至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非常名，故自古及今，名不名可名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閱，簡視也，如簡其物在目也。甫，美也。物得其道，則生死通塞，無不盡其美也。能政其衆美者，以孔德之容乃如是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多，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以為天下

一者，不繁不亂，可以曲可以全，可以枉可以直，可以窪可以盈，可以弊可以新，可以少可以得，可以多可以惑。夫小者大之端，暗者明之敝，理當然也。故聖人抱一於數，則有增於象，則有容不自滿假，先見未萌。天下若取以為式，則人人合於道矣。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此抱一之法式也。《書》曰：滿招損，謙致益。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全因曲成，直因枉起之類，皆不爭之明驗也。天下衆人不知取與之大要，故莫能與之爭矣。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言可信之至也。曲不終曲，全不終全，隨曲隨全，唯道之妙。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法出教彰，一言而悟，自然會道，豈喋喋之可用哉，故希其言也。言雖希而其理昭著，非自然而何？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風驟雨，喻以明其旨也。飄驟出於卒暴，人知風雨之至，何必終朝終日之多乎？言以發明其道，言下有理，求則得之，何必多其言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言及於道，信道者同之。言及於德，信德者同之。言及於失，迷失者同之。亦自然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言不相異也。

信不足，有不信。

言亂而寡理，故人不之信。

二十四章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

力極而不可兼有，故跌不容立，跨不容行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亦不可以兼有也。夫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如不自見而明，不自是而彰，不自伐而功，不自矜而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餘食贅行，以其不可長久也，其自明自彰自伐自矜之喻乎。物，汎言也。物由惡之，況有道者哉？故曰有道者不處也。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成，大道之喻也。道無定象，天地有形，因道而生，故先天地之義昭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混成之時也，母取其始生萬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以其無實體不可以定名，故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大則無所不含容也，故總曰大。

大曰逝，

逝，往也。既大則往不一所，故總曰逝。

逝曰遠，

所往伙利行之，必遠及於物，故總曰遠。

遠曰反。

遠必有極，極遠必反，盡物之變通，復歸於淳，故總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2。

道者先天地生，故首言道大。天者輕清在上，重濁在下，樸散之所生，故次曰天大，又曰地大。王者稽至道之沖和，奉天地之生化，其大與天地等，故又曰王亦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重謂不妄動也，遷動則輕生。靜謂潤默合道也，捨靜則躁起。故道本無為，契乎重靜。唯輕與躁，潛伏待時。根與君，言其所由興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喻其所重不失常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喻其安靜之得其所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王者治天下之大，當守其重，處其靜，以鎮輕浮，以杜僭躁，不可以欲之所縱，身之所貪，輕忽妄動而忘治天下之道，故欺以明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則道教不遠，失於不密；躁則政教不詳，失於廣大。如是則奉上之道、御下之德不可保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

內自施於心，外不彰其事，如無轍跡，莫能尋求此善行之要也。

善言無瑕謫，

教也可久，聽者獲全，瑕謫不興，千里之外相應，此善言之要也。

善計無籌籌，

得失隨事，成敗在心，籌算繁多，何益智慧，此善計之要也。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關鍵者所以為開閉之具也，無關鍵，故不可開。譬如默運在心，言不出口，欲窺其事、測其理，必不可得矣。

善結無繩約故不可解。

《易》曰：水流濕，火就燥。此善結之至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心存救人，不限賢愚；心存救物，不限妍醜。此聖人常善之要也。

是謂襲明。

明則無不見於事理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明者之所有也。轍跡、瑕謫、籌算、關撻、繩約，皆暗者之所恃也。襲則不遺忘於其心矣。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取也。善人可法，故曰師。不善人可以鑒誠，善人亦取之，故曰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貴則有其善也，愛則喜於惡也，非大道之所可萌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內識於心，外忘其跡，衆人見之，以為迷而不知，是大道之要妙。故曰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人莫不好為雄，雄則滿而招損。聖人知雄之不可好，故守其雌，以其柔而有容，與物無競。喻於谿者，容而不窮之義也。以為常德又不離異，還淳保素，歸類嬰兒沖和無為之時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白黑成形，故以式言之。榮辱無實，故以谷言之。法必有盡，雖不差忒，亦不可至於窮竭之時，蓋守黑尚變通故也，故歸於無極。谷亦空而能容，能容恐其不久也，故常德乃足。樸則道未散之時也，故論雄雌則以嬰兌，論白黑則以無極，論榮辱則以樸，皆反本還元，未嘗須突離於道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樸散為器，有用有形之至也。官長，治為器之主者。

故大制不割。

總其器之大小，任其才之長短，入用則合，任過則離，皆自然之道也，豈假聖人強力以割之哉。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書》曰：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豈得已乎？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言神器者不可測度其所用也，為之則小。苟道狹智窮，非神器之宜，故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敗與失因有為，故執之所生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吻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各從物性，安於分定，因無為無執而然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過常臉分之謂也。如是者何？由為之執之，不知其要故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佐，輔助也。輔助人主以治天下也，當不以兵強。昔苗民逆命大禹，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是不以兵強者也。還，復也。兵雖殺害，不合於義，人情血氣之所爭勝，故報讎伺隙，洗怨乘間，日往月來，未易休息，此好還之明驗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言兵強之害如此之甚。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僞。

善謂善佐人主者也。果，敢也，勝也，定也，尅也。果而已者，果敢為之也。果者何？不矜不伐不僞是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既不矜不伐不僞，而敵強失道猶甚，則當兵革以平治之，是不得已而用之也。雖以兵勝，不自以為強，濟之以柔和物壯則老

所以來遠而有容矣。，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廣演其道之義也。壯則無以加益，故曰老。老則否於發生，故曰不道。不道則物無所依，故曰已。已，止息也。物無變通，遂至止息，則敗壞以隨之，非道之妙用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不祥之器#3。

佳，大也。祥，吉也。以其大而不吉，故有道者不處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陽也。右，陰也。陰非道用之所宜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重言之者，明其實不祥，不可以為君子之器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啖為上。

此果而勿強者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兵必貴殺，非美事也。以為美者，違好生之德，張殘賊之跡，非君子之器

明矣。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害人者，人必害之，其事好還，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此言不可就凶而拾吉。就凶於哀傷，哭泣從之，非人情所樂。今疊言之者，明其兵不可恃，其理必然故也。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

名不可定，非常名也。通變應用，不一其處，故曰無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者，道未散之時也。未散則莫測其狀，故可以小言之。化及於物，廣大無所不被，故天下不敢臣。臣以喻下之義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如樸而守之，淳素不亂，萬物伏從其化，如道之妙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相和合之至也。甘露言至和之及於下也。人莫之令，非人力能強也。自均則及物無偏無黨矣。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天地既判，名從此制，必有資始。資生之繁，豈無名而可言乎？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物既衆而名既多，在知止以御之。不知止則物窮而塞，所以危亡之幾生焉。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川谷之所容江海，所潤於物，無纖毫之遺，故取以為喻。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智與力，行於外者也。明與強，行於內者也。明則省己無遺，強則進道有漸。

知足者富，

得一不求二，自足於心，所以為富不在多也。

強行者有志。

在心為志，強行大道亦在內，明非志而何哉。

不失其所者久，

得其所則安於道，安於道則可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不可免，形氣斯盡，有生者之常也。其不亡者，因自知自勝，知足強行，不失其所而有存焉，此為壽之實也，非世人百歲之斯可同日而語也。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人能弘道，道不離於人，取之則來，行之則是，不逆於理，故曰其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不言己之能生也。

功成不名有。

不自有其成功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物由道生，不自為主，其施甚廣。

常無欲，可名為小。

無欲觀妙，乃道之幾。可名於小，其樸若全。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為大#4。

萬物歸己之恩，不自恃其功，沖而用之，物莫能測，故可名為大。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大象

天下往。大道之象也。執之則行之至也，非固執之謂也。天下從其不逆不忤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從其象，順其化，故獲安泰而無危亡禍患矣。

樂與餌，過客止。

樂與餌，喻也，人之所共好者也。過客止，不敢以為主甚矣。過客雖止，明亦不可久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出口則言之詳也。假言以明道，明道必淳素為上，故淡乎不可以求其味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用之不可既。

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明目聰耳者無所施其功矣。用本在心，化必及物，與道默運豈有盡哉，故曰用之不可既。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張極者必歛，強極者必弱，興極則必廢，與極者必奪，皆自然之理也。聖人先見前知，因於明照，故曰是謂微明。微妙用明，無幽不睹，衆人之見難與雷同。

柔弱勝剛強。

古人有言：太山之雷穿石，覃極之統斷榦。亦自然之理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喻也。魚不可脫於淵，亦猶人不可離於道，一也。利器，以道為之者也。衆人請於成事，固不可以曉近之跡示於人矣。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萬物自化，故無不為，非道之自有為也。侯王，治天下者也。與道合契則萬物各正性命，順而不逆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將，大也。欲無窮限，隨愛惡而生之，不鎮則易反終亂。樸，淳一不動之機也。上之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鎮之之要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無名之樸，不欲是也。

不欲以靜不欲者

天下將自正。不失本來清淨也。既清淨，則無濁惡之邪以及萬物也。

道德真經解卷上竟

#1也：疑應作『之』。

#2據通行本，此句之後有經文：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3據通行本，此句之後有經文：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4據通行本，此句之後有經文：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道德真經解卷下

丞議郎陳象古解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其德而歸之。不失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息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為而輕之，安可更以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默運元化，包藏在心，物順其理，不假自為，以彰於外，是無所為者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以其不失德，故為之以為累，道數不遠，智慧不明故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仁者好生惡殺，其施設已及於萬物也，故曰為之。不自矜僞，物，不見其跡，故曰無以為。義謂裁斷取與合宜以是之，故義之及物，是為之而有以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仍，重也，頻也。禮以治人，使人服禮，中禮則是，不中禮則非，是非必爭，不應外教，唯威能整，故曰攘臂而仍之。重則不一，頻則不苟，必使之從禮，則失自然之道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道全則德與仁義禮可包而一之。今失道則事以類分，則德見而獨行，有為有用，理非，自然，故德失則求之於七，仁失求之於義，義失求之於禮。汎別既異，就薄轉多，雖欲一之，固不可得，故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前識者謂事前之知識也。識其終善而行之，如草木之英，是道之華見於外也。暗於終惡而行之，亦不可掩，故曰愚人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厚者，無瑜於道也。薄者，下德也，仁也，義也，禮也。實者，內之所施，沖和之道也。華者，外之所施，常行之事也。無為清靜，何假於華，故處厚處實矣。

故去彼取此。

彼謂下德上七上義上禮。此謂大道上德。以理觀之，其去取者豈可以亂乎。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

一者，大道之妙用也。致，至也，至其妙用之理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裂則不全，發則不靜，歇則不久，竭則易崩，滅則不繼，蹶則不安，皆失

道所致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物理相續，其勢然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是用賤下之道者也。自謂孤寡不穀，謙之至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而光，卑而不可瑜，君子之終也。非乎者不可以為非也。

故致數輿無輿。

上古聖人觀轉蓬，始以為輪，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為之輿，用輿以載物，物至則捨輿，雖數輿不一，輿豈自矜其用乎，競無輿也。王侯之功，濟物者甚大，自謂孤寡不穀，輿無輿何以異哉。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玉之美容也。落落，石之美狀也。雖外見其美，而內無變通以濟之，故不欲如玉石之有外容狀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

物極則反，道非隨物而極，故知為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道之行也，與物無競，知雄守雌，故知為道之用矣。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生則為有，不生則無，利害相因，存亡相繼，唯反者弱者理契於無。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信悟之至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信不厚而悟未至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不信不悟，理故如是。

建言有之；

有所據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顏，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外跡淺近，內融幾微，知幾守微，故不可測。

夫唯道，善貸且成。

貸則假於物而不窮，成則全其妙而不敗矣。

四十二章

道生一，

一謂璞之始也。

一生二，

天之體也。

二生三，

地之形也。

三生萬物。

天地既判，萬物遂生，情欲之繁，不能守一矣。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沖而用之，不失其和者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沖和之至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道之所在，不可測度，損益盈虛，相續不已。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言其教有所始，有所起，教以沖氣為和也。義，宜也。我，道之所在也。

人用其教，亦由我隨物宜而教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強梁則不任自然也，非沖和之妙用也。不得其死則不復能全其生理者也。

吾將以為教父。

凡稱父母者，皆喻其始生之義也。以為教父，本其教興之始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道性虛無微妙，可不謂之柔乎？與物無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可不謂之堅乎？

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妙用之道。無間，無所不通，不可隔塞也。妙用道行則通變不測，可以全微妙之理矣。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無為之益，達道者覺之，非眾人之易悟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語》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及者少也。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名者，道之華。貨者，道之妄。得者，道之累。身者，道之本。有身則可以視教行道，故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安於亡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恐失其愛者，必耗散其精。恐失其藏者，必心常不足。故有大費之悔，厚亡之憂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則不甚愛也。知止則不多藏也。契道合教，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若缺、若沖，不自滿假之謂也。如是則不弊不窮骨矣。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屈則不直，拙則不巧，訥則不辯。直有時而彰，巧有時而行，辯有時而設。聖人深於道妙，藏用待時，故能如此。

躁勝寒，靜勝熱，

必然之理也。

清靜為天下正。

清靜，無為之所致也。我無為而民自正，故清靜可為天下正矣。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有道者以清靜為用，心存不爭，故卻走馬。天下無事，人悉好生，故可以糞田疇，美土疆，以自足食而實其腹也。無道則嗜欲共興，處於必爭之地，大則兵戈以相好勝，故戎馬生於郊，以其不捨鬥亂也。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可欲者，以名為親者也。不知足者，以貨為多者也。欲得者，以得為病者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有一而不望二，有少而不望多，外境紛紜，內明了悟，一與少猶之為累，況不足乎？故知足者常足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聖人得一以為天下正，故不假戶牖而所知所見愈遠矣。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耳目之所接者有渥，故曰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道博者知其行之動止，見其名之孚偽，請其成之大小，所以不待自行而知，不待自見而名，不待自為而成也。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學者有漸，從少至多，故曰有益。道成則藏其用，祕其明，故曰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虛無清淨，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不畏損。損而至於無為，是道之微妙也。無為而無不為，如損之而無所損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因物有治，隨事而教，故無常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言均一，無愛惡也。有德之善，有德之信，故不分別而天下以為善，以為信。

聖人在天下喋喋，為天下渾其心。

喋喋，思懼貌。《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以百姓心為心者，不自明其心之所能也。渾則與百姓外同其跡而內異也。

百姓皆注耳目，

信順懷仰之至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注耳目而未知心之淵默矣。

聖人皆孩之。

言百姓隨教順治，未有所能，如孩童之就乳不難率也。

五十章

出生入死，

萬物出則生，入則死，自然之道。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言其類異而事不異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言不出於生死之徒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物性本不生不死，專用死以為死，是故以生為生，隨生而死，隨死而生，是厚於生也，故曰生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不生不死，內明常存，外境之來，於我何有。故兇虎甲兵無所能及矣。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以其不生，故無死地。玄機妙理，悟者知之。

五十一章

道生之，

大道也，始於道也。

德畜之，

上德也，善於容物，故歸於德。

物形之，

能生而在地各自成形。

勢成之。

順於生畜，賦分類聚。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由道而生，仰德之育，故有尊貴之常。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天下之所尊貴者，官爵而已。道德無形，人莫能爵之，是不可以洛之義也，如是則出於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皆自然之常理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不自有其功之至也。

是謂玄德。

不可以測度故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於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為天下母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萬物本道而生，得其母之義也。見萬物已生之衆，是知其子之義也。萬物有窮盡之時，而人道無休息之理，是復守其母之義也。如是則沒身，豈有危殆以相及乎。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塞其兌者，欲心不興於內也。閉其門者，常邪自施於外也。動，勞也。不

勞苦而可保淳和之道。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開其兌者，道不全也。濟其事者，施為不窮也。不可救者，入患難而不復安強矣，故曰不救。

見小曰明，

常人忽於小而重於大。干雲之木起於蔥青，千里之塗始於足下，此見小之義也。預識先知，非明而何。

守柔曰強。

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者不累月，此柔弱勝剛強之義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者，照於外者也。明者，內自照者也。用其光則知其子是也，歸其明則復其母是也。

五十三章

使我斗然有知，行於大道，

介，大也。大有知則知其道之要妙，故能行於大道。

唯施是畏。

畏其亂得失，迷善惡，以施及於萬物也。

大道甚夷，

舉道之要以明非道。

民甚好徑。

不任自然，務敏於得，故好徑捷之跡形焉。

朝甚除，

除其荒穢以尚嚴整也。

田甚蕪，

禾稼盛之，義，如蕪生焉，非荒蕪之蕪也。

倉甚虛。

上下足食，無拾剋聚斂之事，非空虛之虛也。

服文彩，

文事之飾也。

帶利劍，

武事之備也。

厭飲食，

無饑饉也。

財貨有餘。

無窮乏之憂也。

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務於好徑，至於財貨有餘，不任自然者多矣。失道之甚如盜者之相誇，不足貴也，故曰非道也哉。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

謹其始也。

善抱者不脫，

保其成也。

子孫祭祀不報。

不拔不脫之至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

德，上德也。真則不妄，信於下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以其全真，故有餘以及於家。以其有餘，故能長以及其鄉。以其可長，故為豐厚以及於國。以其遂豐，故普遍行於天下。是善建不拔之明驗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見治身之道則知治己之身，見治家之道則知治己之家，見治鄉之道則知治己之鄉，見治國之道則知治己之國，見治天下之道則知治己之天下，不拔不脫由此可明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用此觀身觀家觀鄉觀國觀天下之道矣。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上德之人也。赤子，嬰兒之異名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無恐懼之心，不傷於物，至誠所在，物亦知之，故不加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恂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

握固則無所欲得而自執也。恂作則不因幣為而自動也。號而不嘎，其本固也，非精與和之至而何哉？

知和曰常，

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離。

知常曰明，

知此常之義，復歸其明不難也。

益生曰祥，

保此常，守此明，日益日生至於盛大，無凶咎也。

心使氣曰強。

不求外助，內保久長，氣與道俱，不強何待。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有成形，老必及之，不知變道，非道之用。已，止也。止而至於敗，微妙何容焉。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默運元機，物隨以化，家至戶曉，事有窮時，故不在於言。

言者不知。

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數寸爾，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故言者非知之要也。

塞其兌，

內藏其明。

閉其門，

外杜其邪。

挫其銳，

知進退。

解其紛，

順而不亂。

和其光，

不自顯。

同其塵，

不自異。

是謂玄同。

玄則微妙，同則均一。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沐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親疏利害貴賤，此之所重，衆人之所分別者也。大道所在，名非常名，不可見其形，不可聞其聲，況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乎？

故為天下貴。

貴，重其道也，天下無能踰之者。

五十七章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政，正也。奇，不正也。正如表之端而曲不用也。兵尚詭祚，如守東擊西，正不可行也。正與奇有而用無形，如無事以取天下。有事則愛偏，愛偏則人悉不與。人猶不與，況天下乎？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以此無事為要妙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諱則失取捨之和也。多利器則權在下也。多技巧則蕩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敝倖之興不可革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內自足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不妄貪求，率歸寡欲。

我無欲而民自樸。

嗜欲不生，保真守素，反道之始，故必曰樸。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悶，如無所能也。淳淳，如無所知也。道本無為，故貴如是。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則無所能容也。缺缺則無所能完也。失道之妙，故致如是。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樂極則悲，否極則泰，非一日也。明有是理，人不究尋，強欲反禍，強欲祈福，是謂不知其極致也。

其無正邪？

言物未嘗不存於正道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復，反復也。迷而不復，拾爾元龜，將獲其凶，豈止於奇妖乎？

民之迷，其日固久。

欺其甚而不知止息也。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自足於內，與道同和，不假外飾之繁，以汙其真實之理也。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音謂愛而藏之。聖人音於道，小人嗇於財。

夫唯嗇，是謂早服。

以其能音，可謂上德，故人競懷服而恐其後矣。

早服謂之重積德。

不矜己能，德乃轉盛，故曰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沖和內融，自無不足，故無不克。所克無遺，不見涯涘，故莫知其極。移之治人，與道人契，物無不歸，故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母者，始生之義也。用嗇積德是治國之所宗，如是而不保長久者，未之有也。

是謂探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根蒂喻其不可離二也。長生久視非寂滅無為之旨也。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割烹有理，小大何殊。見理知機，政治為易。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各安其分，名存用密，無妄禍福，是謂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無可傷之隙故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民循道化，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皆因聖人以道蒞之，鬼神依人而止，故無所用其神矣。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感通之道，雖木石猶行，況於鬼神乎？以神守其靈，我保其德，相與全道，是謂交焉。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下流者，柔和接物，不視剛強，滔滔其勢，不逆不窮。交謂交結而附於己者也。

天下之交牝。

柔和之喻也。

牝常以靜勝，
得柔和之要也。

牡以靜為下。

用牡者常以靜為下，靜為下則天下之交至焉。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俱以靜勝然也。謂小國不治，大國取以治之，大國不治，小國取以治之，不限大小，惟道是尊，非私其人而取其境土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其歸一揆，自然之道，不出其下矣。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兼，育人有義。入，事人有禮。事人則己為下矣。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大國恃強，鮮能下下。今獨言大者宜為下，將明其大者所難行也。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

奧，深奧也。• 深奧則無名可稱，無跡可尋，非淺近之類。

善人之寶，

珍寶，人之所藏，是以為喻也。

不善人之所保。

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得安焉。

美言可以市

聞而從之者衆也。

尊行可以加人。

人所欽仰，故不厭焉。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棄人則道不行，道不行則教不興，故不可棄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言其用教之至大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璧駟馬，雖禮之貴，用畢則已。備禮之物，物無變通。三公坐而論道，元化莫窮，以治於民，民咸受賜，故璧馬與道不可同日而語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求而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行之即是，故不日求。與理合宜，故非有罪。道本如是，故天下貴之。

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為無為則所為不礙也。事無事則事不復因也。味無味則其味不爽也。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大小多少，總而言之，包括其不一也。報怨以德，柔和清靜，不懷惡意，道之妙用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易者難之基，細者大之本，故難易之相尋，大小之相續，如循環之無端。聖人知其然，信其理，故保小守下而已。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亦自然之理也。為先言圖難於其易，難事又作於易，恐人以輕易自處。故今言輕諾鈴寡信，多易必多難，明其事有漸也。

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知難之道，慎終如始，難不能阻其妙用，故終無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為之於未有危、未有跡之時也。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治之於未亂也。 "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用力少而見功多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言有之與亂從微至著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極力有為，為極必敗；極力以執，執多必失之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明上義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愚者請成事，智者睹未萌。為山九仞，功虧一贊，常情淺見，故成敗如是焉。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持盈守成，可保長久，故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欲之大者。欲不欲，則無欲之至也。

學不學，

道被德廣，無所可學也。

復衆人之所過，

復，反也。反衆人之所過，不與衆人同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輔萬物之自然，不專於己之力也。不敢為，所以顯輔之之道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愚者無所知識，明者智識務多。智識相競，背德違道，非善為道者之所宜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已為難治，因自用其智識，況復明之以助其亂。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用智則失其自然，故喻之以賊。治物有理，濟以變通，何禍之有。

知此兩者亦楷式。

不可淪也，古今同然，蓋取楷式以為之喻。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雖云楷式，無狀可見，故曰玄德深矣遠矣。物之趨利，巧偽並生，道本自然，故與物反。反其物之失道者，順之至也，無不順者，故曰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喻也。江海處於低下，大而有容，衆流歸之，故在百谷之上。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孤寡不穀，以言下之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做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身役之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道德深邃，不可得以輕重，不可得以加害也。處上無自崇大之意，處前有容於後人，故重害遠矣。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樂推不厭，因不重不害之所生也。輕重灾害猶不可及，況於爭競乎。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似前人也。世俗衆人之所見，謂以強治之也，言不似前人有為

顯跡以治天下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大道不可測，衆人不能知，不能見，故似不肖。我道肖似前人以道治天下者也，故曰若肖久矣。理密言玄，故曰其細。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不可須臾離也。

一曰慈，

謂愍天下之失道者。

二曰儉，

嗇之至也。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如江海之善下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其器長。

道之用，理之然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獨任食強，行及於亂，人悉不與，死可立而待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言慈之為道，無施不可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合天德也，天之道亦以慈為大。

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

以柔和行之也。

善戰者不怒，

以仁義勝之也。

善勝者不爭，

爭則不足，故勝在不爭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推美遜德，人必歸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得道之至也。己有不爭之德，人有奉己之力，天法道而行，聖人法天而治。極，中也，大中之道也。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不為主而為客，言禍亂不從己生也。不敢進寸，無妄動也。不敢退尺，果於禦亂也。

是謂行無行，

行不自我始也。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皆行無行之類也。

禍莫大於輕敵，

不敢進寸，不敢退尺，豈輕敵之有焉。

輕敵則幾喪吾寶。

喻也，以慈為寶也。

故抗兵相加，一辰者勝矣。

戰而不怒，仁義隨之，固可取勝。漢高祖素服軍門，能奉義帝，哀之至也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人能崇道，非道崇人。易知而不能知，易行而不能行，所以欺之也。

言有宗，事有君。

宗、君，強名也，在知其要而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因其無知，故不知道之妙。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既知我者希，容有知者而以為楷式，是可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喻也。被褐則不自顯其美，以略外相也。懷玉則內自視其真，以全內境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

知道之沖，謙虛不足，猶為不知，知之上也。

不知知，病。

實不知而強知，穿鑿其義，失於自然，是以為病。原憲曰：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知不知道為病，能求知道以除其不知道之病，故無病可及，所以不病矣。

聖人不病，

知道之要，故不病也。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亦由知不知道之病，教使除不知道之病故也。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非常人所用之威，拾聲色刑罰者也。道唯貴知，不知則亂倫理，取戕賊，是大威存乎其中矣。民不畏人而畏道，故曰大威至也。

無狹其所居，

狹其所安，則道不廣矣。

無厭其所生。

所生益得以顯道，故不可厭其所生矣。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以其不厭道，故不厭所生。樂之在內，豈有厭哉。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詳於內而略於外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自見自貴而取不厭之道也。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勇於敢是害也，勇於不敢是利也，皆失其坤和之妙用也。天之所惡，與道違也。孰知其故，迷於敢不敢，不知其故如何耳。

是以聖人猶難之。

亦不能勇於敢不敢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

天法道，故如是。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網以喻夫包籠萬物也。恢恢，大之貌也。大則難密，體雖不密，而應乎物如影響然，不可言其有失也。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拾安就危，日以為務，知進不知退，同類相推，俱入禍門，豈畏死乎。

奈何以死懼之。

見死在前，觸冒為之，是以不懼。

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畏死懼殺則為惡者恢，輕死慢殺則為惡者如舊，又何益於教化哉？奇，邪也。今以其不畏死，故不敢任殺。

常有司殺者殺。

惡盈罪見，司殺者主之，殺之足以懲勸。

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喻也。大匠有繩墨，有利器，不妄雕斲，故能使物成其器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傷手則不得其法者。代司殺者殺人，如代大匠斲木器，必不成而又有所傷害也。

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不知予之為取，聚斂大行，民食不足，於是乎飢。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有為之甚者，民興敝倖以逃其刑，情偽百端，於是乎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迷於愛歡，亡心其患苦，衆人之情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無以生為，道之妙也。任理自然，不強其物，故賢於貴生，得其道者也。

七十六章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性靜忘情，樸素可保長存，情欲漸盛，不畏死亡，故曰生柔弱而死堅強也。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生甲蔥青，觸物則折，貪生務長，力極數窮，必致桔死，亦有性焉，與人同也，故曰生柔脆死枯槁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情欲盛者，必與人爭；支幹大者，必膺人用。柔弱柔脆，人不競之，工不取之，故死生之境異矣。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兵強而極，易見必敗，故曰不勝。木強而極，易見枯槁，故曰則共。謂共同其枯槁，皆自然之理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強大無容，極則易喪，處下之道，可保長久。柔弱有容，未至極致，人悉與之，處下之益，萬物皆然。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此張弓之勢，沖而用之不盈者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稱物平施，故如是。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言貴求之無厭，損至和之妙用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道用廣大，利物不窮，是常有餘能奉天下矣。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

此有餘之玄機也。

其不欲見賢。

恃其為，處其功，則見其賢矣，非聖人得道之宜也。

七十八章

天下至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水之為功，善利萬物，入汙流下，非柔而何。攻堅強者恃力違順，故不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然，不可改易。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水，眾人之所見，非難知之物也。莫能行則信道不明，崇道不篤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言含垢納汙不窮，則信道行德愈大，天下之所與也。

正言若反。

似反於正也。受垢為社稷主，受不祥為天下王，以言觀之則似非正，以理觀之則至正矣。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

有怨不如無怨，和怨非強力不可，故有怨生怨，所以有餘怨也。

安可以為善？

非善之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左契，眾人之所不能見者也，亦抱陽之義也。左契用則人必從之，故不必責於人而後成其道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左契，上德者之所執也，上德存則契於道，無上德則無契，故曰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謂善於行道之人也。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寡，少也。民寡則所用不多，貪欲不競，可以似道之妙，全真反素。什伯之器非全不用，不爭用之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人各自足以全生意，故重其死。少欲寡求，不必遠就其利故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寡欲易足，物共不爭，故舟輿可閑，甲兵可偃。結繩之政，上古民淳之時所行，今復結繩，全真反素之驗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易自足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言其不為荒僻不治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各不貪求，淳淳之至使然也。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言以顯教達理，豈拘以美惡哉。飾美其言，未必誠實，取信則難矣。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行著於前，不假膚說。膚說既盛，豈善之善哉。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心知在內，無所不通，自顯其博，博豈誠然，不知之嫌，因是而有。

聖人不積，

立教顯理，未常不與人同，道豈獨藏積於己乎。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明達識通，道大德廣，教人猶己，如江海之源，不患不有不多矣。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天道聖人，其施一也，利於物性，為於物始，不害不爭，乃全妙用矣。

道德真經解卷下竟